

科幻志
Science Fi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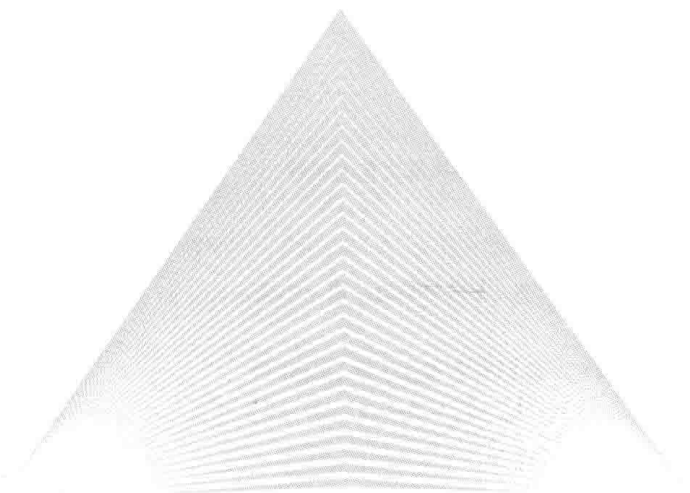
2018

刘慈欣 ——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就在这一夜，不知有多少与我一样的新新人类上路了，不管好坏，我们将是第一批真正触摸永恒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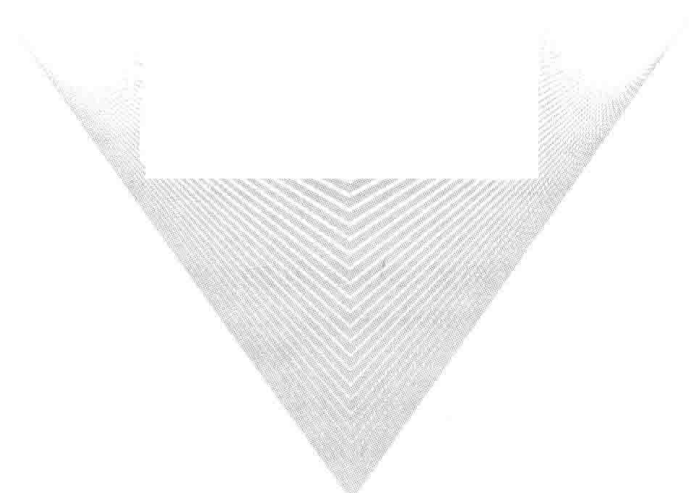


2018

刘慈欣 ——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就在这一夜，不知有多少与我一样的新新人类上路了，不管好坏，我们将是第一批真正触摸永恒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 / 刘慈欣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06-3

I. ① 2… II. ① 刘… III. ①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151 号

书 名 2018

作 者 刘慈欣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王 蒙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06-3

定 价 4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第五位面壁者的冥思

与其他四位面壁者有点不同，他是一个自带干粮的面壁者，没有任何特殊权力，有的只是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在冥思，直到21世纪才有了威慑所有C基生命的《三体》问世，以单枪匹马姿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级水平。而在面壁的这数十年时间里，可能只有少部分的幽灵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那就是这本书要告诉你的秘密：在银河系最偏远宁静的角落，连光线也照不到的某个三维空间，偶尔有超新星爆发，点燃一大片壮丽的血红，当血红褪尽，在灰烬边可以看到一个黯淡的身影，那就是时光尽头的第五位面壁者，他面容凝重，目视遥远……

1. 光年尺度下的宇宙审美

刘慈欣从不轻易浪费笔墨去写那些感性个体，即使描写也让人感觉

干瘪晦涩，这也是许多人诟病他的作品缺乏“人文关怀”的原因。无限接近的零度理性，摒弃“善恶论”，信奉“丛林法则”，欣赏机械文明齿轮咬合……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智慧，什么诗意，什么信念，什么道德，什么宗教，什么文明，在刘慈欣笔下都成了随时可以舍弃的尘埃和慧尾。面对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数学真理，对于习惯了模糊处理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像是吞下一根鱼刺。

但纵观整个科幻世界，包括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这样的大师，也没有留下特别鲜明的人物形象。让人记住的仍然是太空深处的黑暗，机器智能的反思，灵魂出壳的火星来客。因为科幻是宏观叙事，是光年尺度下的宇宙审美。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族群的命运，是一个星系的发展，是统一的数学规律本身。在他们心中，个体已经被族群所代替，族群就是个体。

不必强求一个科幻作家去挖掘人的内心，这是严肃文学界在做的事情，他们有一个上百万的创作群体，并且占据了文学主流语境。科幻是飞在天空的航天器，不必要求它像甲虫一样在地上爬行。

当然，刘慈欣也并不缺乏对微观的描写，他爱好粒子流的运行，电脑的虚拟运算，数理逻辑的线性辩证，星球毁灭后的末日描绘。他写得最好的地方，是用三维视角对四维空间的全景式描绘，从翘曲的空间如何一点点进入；是对文明被毁后的详细解剖，像一个残忍的变态狂面带笑容对人类进行肢解。每每写到这里，他就开始暴走，开始癫狂，好像人类毁灭与他无关，他从容地直达理性与荒诞的终点，一千万年的时间坐标被他一笔带过，情人的相约则被鲁莽的摔到光年的两岸，刚刚建立的致命均衡立刻被无情撕毁——从来没有有什么和平与友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每个文明都是森林里的猎手，每一个文明都同样也是猎物——

一些读者难免抱怨作者为什么这么冷酷无情，因为在大刘笔下的，常常是超脱一切的冷冰冰的数学视角。

科幻和艺术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揭示世界，科幻一直在简化现实，而艺术则强化细节，前者是抽象过程，后者则是具象过程。科幻视角追求唯一的太阳，并动不动就把它干掉，艺术视角却从太阳里寻找诗意的想象，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刘慈欣竟别出心裁地弄出了个写诗的软件，这怎么能让人受得了？

II. 面壁者的沉思录

成为一个面壁者有历史的必然，也有个体的偶然。就在刘慈欣开始尝试科幻写作时，中国科幻却遭到打压，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学复苏的1983年，但就是那一年，科幻文学却被视为一种“精神污染”遭到批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成为一个沉默的面壁者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然后进入表面的宁静，烈火却在地下运行。

从1989年到1999年，再从1999年到2009年，二十年间，刘慈欣在山西的一个果壳空间里独自沉思、创作，默默构建着一个庞大的三体星系，他最终爆发，完成蜕变。也因此，从刘慈欣二十余年间所创作的那些中短篇作品中，我们常能若隐若现的看到《三体》的影子，并从中感触到一种童真般的简约哲思，像闪电一样划过夜空……另外若从思想层面上看，刘慈欣前期的中短篇，甚至超越了其后期作品。

像《朝闻道》里对绝对真理的向往，从中便已经能看到刘的“铁石心肠”，一个个科学家面对真理的诱惑不但可以抛家弃子，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为交换——这些违背传统价值，只有反派大BOSS之类才会做出的冷酷选择，然而在刘慈欣的作品里，这种选择竟成

为理所当然。

对现实的反思，对权威的批判，为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世界注入了关于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思考。从《朝闻道》到《人和吞食者》，从《混沌蝴蝶》到《时间移民》，从《乡村教师》到《中国太阳》，从《诗云》到《微纪元》，从《赡养上帝》到《赡养人类》，刘慈欣的创作正是依靠着一个个中短篇的积累，才逐渐形成如今的宏大气场，使中国新科幻发展有了坚实“基石”。刘慈欣依靠类型写作给读者带来或雄浑或冷峻的美感，更承担了传统文学部分的批判责任，其中《赡养人类》对当代社会贫富分化的冷眼相看，重拾了俄罗斯文学带给这个民族的深刻。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这些文字，都能让一部分人在自由空间里呼吸吐纳，重返当代思想文化最激荡的风云岁月。

Ⅲ. 人类世界毕竟不是动物庄园

“五四”以来国人常以民主和科学并举，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事，在这片土地上讨论了近百年，但至今仍未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通常也会将这个问题忽略掉，然后用物质去填充内心的空虚。

可人类世界毕竟不是动物庄园，仅仅填饱肚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谈科学。

谈到科学，必然谈到科普和科幻。这两者是培养科学精神的两根拐杖，科普是现实和功利主义的，科幻是感性和理想主义的，科普是知识的灌输，而科幻则是心灵的启迪。两者相较，科幻对于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养成，有着异乎寻常的引导性意义。因为知识的传承是同步递减的，而灵魂的启迪则会同步递增。

目睹中国近年来众多冲突，PX项目上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垃圾焚烧

站的选址问题……太多事件说明这个民族需要科学滋养，个人更迫切需
要获取科学元素。在这里，科幻虽不能即时起到消解作用，但对于未来
却有着非常清晰的良性引导。

然而现实情况与我们的渴望恰恰相反，中国奇幻作品远比科幻作品
要多，网络上动辄百万字的奇幻作品层出不穷，而真正的科幻作品屈指
可数。这和中国奇幻文学的传统相关，从《山海经》到《西游记》，从
《聊斋志异》到现在的《诛仙》，因为情节无需太多限制，作品结构也
无需严谨构思，这让以经验论为主导的中国人更习惯。而科幻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却是落寞的，像一个拥有极高智慧却曲高和寡的面壁者。

于是我们知道，像大刘这样的面壁者一定是孤独的、特立独行的、
极具远见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面壁者，用他们的理性找到人类前行的密钥，
用他们的冷静推动数学规律的进一步普及。科幻界有刘慈欣这样的
面壁者是中国人的幸运，歌者最后的叹息也会让爬虫思考：我们将
走向哪里？

《南方都市报》 罗金海

2014年10月18日

目录

2018 年 | 001

赡养人类 | 011

诗 云 | 057

地 火 | 089

鲸 歌 | 129

白垩纪往事 | 141

人 生 | 185

超新星纪元 | 195

圆圆的肥皂泡 | 231

纤 维 | 255

信 使 | 265

混沌蝴蝶 | 273

光荣与梦想 | 299

2018年

2018年4月1日 晴

又是犹豫的一天，这之前我已经犹豫了两三个月，犹豫像一潭死滞的淤泥，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在其中正以几十倍于从前的速度消耗着。这里说的从前是我没产生那个想法的时候，是基延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

从写字楼顶层的窗子望出去，城市在下面扩展开来，像一片被剖开的集成电路，我不过是那密密麻麻的纳米线路中奔跑的一个电子，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做出的决定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决定就可以做出了。像以前多少次一样，决定还是做不出，犹豫还在继续。

强子又迟到了，带着一股风闯进办公室，他脸上有瘀青，脑门上还贴着一块创可贴。但他显得很自豪，昂着头，像贴着一枚勋章。他的办公桌就在我对面，他坐下后没开电脑，直勾勾地看着我，显然等我发问，但我没那个兴趣。

“昨晚电视里看到了吧？”强子兴奋地说。

他显然是指“生命水面”袭击市中心医院的事，那也是国内最大的基延中心。医院雪白的楼面上出现了两道长长的火烧的黑迹，像如玉的美人脸被脏手摸了一下，很惊心。“生命水面”是众多反基延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极端的一个，强子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我没在电

视中看到他，当时，医院外面的人群像愤怒的潮水。

“刚开过会，你知道公司的警告，再这样你的饭碗就没了。”我说。

基延是基因改造延长生命技术的简称，通过去除人类基因中产生衰老时钟的片段，可将人类的正常寿命延长至三百岁。这项技术在五年前开始商业应用，现在却演化为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灾难，原因是它太贵了。在这里，一个人的基延价格相当于一座豪华别墅，只有少数人能消费得起。

“我不在乎，”强子说，“对一个连一百岁都活不到的人来说，我在乎什么？”他说着点上一支烟，办公室里严禁吸烟，他看来是想表示自己真的不在乎。

“嫉妒，嫉妒是一种有害健康的情绪。”我挥手驱散眼前的烟雾说，“以前也有很多人因为交不起医疗费而降低寿命的。”

“那不一样，看不起病的人是少数，而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巴巴地看着那百分之一的有钱人活三百岁！我不怕承认嫉妒，是嫉妒在维护着社会公平。”他从办公桌上探身凑近我，“你敢拍胸脯说自己不嫉妒？加入我们吧。”

强子的目光让我打了个寒战，一时间真怀疑他看透了我。是的，我就要成为一个他嫉妒的对象，我就要成为一个基延人了。

其实我没有多少钱，三十多岁一事无成，还处于职场的最底层。但我是财务人员，有机会挪用资金。经过长期的策划，一切都已完成，现在我只要点一下鼠标，基延所需的那五百万新人民币就能进入我的秘密账户，然后再转到基延中心的账户上。这方面我是个很专业的人，在迷宫般的财务系统中我设置了层层掩护，至少要半年时间，这笔资金的

缺口才有可能被发现，那时，我将丢掉工作，将被判刑、被没收全部财产，将承受无数鄙夷的目光……

但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能活三百岁的人了。

可我还在犹豫。

我仔细研究过法律，按贪污罪量刑，五百万元最多判二十年。二十年后，我前面还有两百多年的诱人岁月。现在的问题是，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难道只有我会做吗？事实上只要能进入基廷一族，现有法律中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罪行都值得一犯。那么，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处于策划和犹豫中？这想法催我尽快行动，同时也使我畏缩。

但最让我犹豫的还是简简，这已经是属于理性之外了。在遇到简简之前，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爱情这回事；在遇到她之后，我不相信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什么，离开她，我活两千年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在人生的天平上，一边是两个半世纪的寿命，另一边是离开简简的痛苦，天平几乎是平的。

部门主管召集开会。从他脸上的表情我就能猜出来，这个会不是安排工作，而是针对个人。果然，主管说他今天想谈谈某些员工的“不能被容忍的”社会行为。我没有转头看强子，但知道他要倒霉了，可主管说出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刘伟，据可靠消息，你加入了IT共和国？”

刘伟点点头，像走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般高傲：“这与工作无关，我不希望公司干涉个人自由。”

主管严肃地摇摇头，冲他竖起一根手指：“很少有事情与工作无关的，不要把你们在大学中热衷的那一套带到职场上来，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那叫民主，但要是都不服从老板，那这个公司肯定会

崩溃的。”

“虚拟国家就要被承认了。”

“被谁承认？联合国？还是某个大国？别做梦了。”

其实主管最后这句话中并没有多少自信。现在，人类社会拥有的领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地球各大陆和岛屿，另一部分则是互联网广阔的电子空间。后者以快百倍的速度重复着文明史，在那里，经历了几十年无序的石器时代之后，国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虚拟国家主要有两个起源，一是各种聚集了大量ID的BBS，二是那些玩家已经上亿的大型游戏。虚拟国家有着与实体国家相似的元首和议会，甚至拥有只在网上出现的军队。与实体国家以地域和民族划分不同，虚拟国家主要以信仰、爱好和职业为基础组建，每个虚拟国家的成员都遍布全世界，多个虚拟国家构成了虚拟国际，现已拥有二十亿人口，并建立了与实体国际对等的虚拟联合国，成为叠加在传统国家之上的巨大的政治实体。

IT共和国就是虚拟国际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人口八千万，还在迅速增长中。这是一个主要由IT工程师组成的国家，有着咄咄逼人的政治诉求，也有着对实体国际产生作用的强大力量。我不知道刘伟在其中的公民身份是什么。据说IT共和国的元首是某个IT公司的普通小职员，相反，也有不止一个实体国家的元首被曝是某个虚拟国家的普通公民。

主管对大家进行严重警告，不得拥有第二国籍，并阴沉地让刘伟到总经理办公室去一趟，然后宣布散会。我们还没有从座位上起身，一直待在电脑屏幕前的郑丽丽让人头皮发炸地大叫起来，说出大事儿了，让大家看新闻。

我回到办公桌前，把电脑切换到新闻频道，看到紧急插播的重要新闻。播音员一脸阴霾地宣布，在联合国否决IT共和国要求获得承认的

3617号决议被安理会通过后，IT共和国向实体国际宣战，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了世界金融系统的攻击。

我看看刘伟，他对这事好像也很意外。

画面切换到某个大都市，鸟瞰着高楼间的街道，长长的车流拥挤着，人们从车中和两旁的建筑物中纷纷拥出，像是发生了大地震一般。镜头又切换到一家大型超市，人群像黑色的潮水般涌入，疯狂地争抢货物，一排排货架摇摇欲坠，像被潮水冲散的沙堤。

“这是干什么？”我惊恐在问。

“还不明白吗？！”郑丽丽继续尖叫道，“要均贫富了！所有的人都要一文不名了！快抢吃的呀！！”

我当然明白，但不敢相信噩梦已成现实。传统的纸币和硬币已在三年前停止流通，现在即使在街边小货亭买盒烟也要刷卡。在这个全信息化时代，财富是什么？说到底不过是计算机存储器中的一串串脉冲和磁印。以这座华丽宏伟的写字楼来说，如果相关部门中所有的电子记录都被删除，公司的总裁即使拿着房产证，也没有谁承认他的所有权。钱是什么？钱不再是王八蛋了，钱只是一串比细菌还小的电磁印记和转瞬即逝的脉冲，对于IT共和国来说，实体世界上近一半的IT从业者都是其公民，抹掉这些印记是很容易的。

程序员、网络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这类人构成了IT共和国的主体，这个阶层是19世纪的产业大军在21世纪的再现，只不过劳作的部分由肢体变成大脑，繁重程度却有增无减。在浩如烟海的程序代码和迷宫般的网络软硬件中，他们如两百多年前的码头搬运工般背起重负，如妓女般彻夜赶工。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除了部分爬到管理层的幸运儿，其他人的知识和技能很快过时，新的IT专业毕业生如饥饿的白蚁

般成群涌来，老的人（其实不老，大多三十出头）被挤到一边，被代替和抛弃，但新来者没有丝毫得意，这也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算遥远的前景……这个阶层被称作技术无产阶级。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把世界格式化！这是被篡改的国际歌词。

我突然像遭雷劈一样，天啊，我的钱，那些现在还不属于我，但即将为我买来两个多世纪生命和生活的钱，要被删除了吗？！但如果一切都格式化了，结果不是都一样吗？我的钱、我的基延，我的梦想……我眼前发黑，无头苍蝇般在办公室中来回走着。

一阵狂笑使我停下脚步，笑声是郑丽丽发出的，她在那里笑得蹲下了。

“愚人节快乐。”冷静的刘伟扫了一眼办公室一角的网络交换机说。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交换机与公司网络断开了，郑丽丽的笔记本电脑接在上面，充当了服务器。这个婊子！为了这个愚人节笑话，她肯定费了不少劲，主要是做那些新闻画面，但在这个一个人猫在屋里就能用3D软件做出一部大片的时代，这也算不了什么。

别人显然并不觉得郑丽丽的玩笑过分了，强子又用那种眼光看着我：“咋啦，你应该对他们发毛才对啊，你怕什么？”他指指高管们所在的上层。

我又出了一身冷汗，怀疑他是不是真看透我了，但我最大的恐惧不在于此。

世界格式化，真的只是IT共和国中极端分子的疯话？真的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吊着这把悬剑的那根头发还能支持多久？

一瞬间，我的犹豫像突然打开的强光灯下的黑暗那样消失了，我决

定了。

晚上我约了简简，当我从城市灯海的背景上辨认出她的身影时，坚硬的心又软了下来，她那小小的剪影看上去那么娇弱，像一条随时都会被一阵微风吹灭的烛苗，我怎么能伤害她？！当她走近，我看到她的眼睛时，心中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另一个方向，没有她，我要那两百多年有什么用？时间真会抚平创伤？那可能不过是两个多世纪漫长的刑罚而已。爱情使我这个极端自私的人又崇高起来。

但简简先说话了，说出的居然是我原来准备向她说的话，一字不差：“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茫然地问她为什么。

“很长时间后，当我还年轻时，你已经老了。”

我好半天才理解了她的意思，随即也读懂了她那刚才还令我心碎的哀怨目光，我本以为是她已经看透了我或猜到了些什么。我轻轻笑了起来，很快变成仰天大笑。我真是傻，傻得不透气，也不看看这是个什么时代，也不看看我们前面浮现出怎样的诱惑。笑过之后，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得像要飘起来，不过在这同时，我还是真诚地为简简高兴。

“你哪来那么多钱？”我问她。

“只够我一个人的。”她低声说，眼睛不敢看我。

“我知道，没关系，我是说你一个人也要不少钱的。”

“父亲给了我一些，一百年时间是够的。我还存了一些钱，到那时利息应该不少了。”

我知道自己又猜错了，她不是要做基延，而是要冬眠。这是另一项已经商业化的生命科学成果，在零下五十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状态，通过药物和体外循环系统使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降至正常状态的百分之一，

人在冬眠中度过一百年时间，生理年龄仅长了一岁。

“生活太累了，也无趣，我只是想逃避。”简简说。

“到一个世纪后就能逃避吗？那时你的学历已经不被承认，也不适应当时的社会，能过得好吗？”

“时代总是越来越好的，实在不行我到时候再接着冬眠，还可以做基延，到那时一定很便宜了。”

我和简简默默地分别了。也许，一个世纪后我们还能再相会，但我没向她承诺什么，那时的她还是她，但我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沧桑的人了。

简简的背影消失后，我没再犹豫一刻，拿出手机登录到网银系统，立刻把那五百万元新人民币转到基延中心的账户上。虽然已近午夜，我还是很快收到了主任的电话，他说明天就可以开始我的基因改良操作，顺利的话一周就能完成。他还郑重地重复了中心的保密承诺（身份暴露的基延族中，已经有三人被杀）。

“你会为自己的决定庆幸的，”主任说，“因为你将得到的不只是两个多世纪的寿命，可能是永生。”

我明白这点，谁也不知道两个世纪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技术，也许，到时可以把人的意识和记忆拷贝出来，做成永远不丢失的备份，随时可以灌注到一个新的身体中；也许根本不需要身体，我们的意识在网络中像神一般游荡，通过数量无限的传感器感受着世界和宇宙，这真的是永生了。

主任接着说：“其实，有了时间就有了一切，只要时间足够，一只乱敲打字机的猴子都能打出《莎士比亚全集》，而你有的是时间。”

“我？不是我们吗？”